



青莲文学

主办：济宁晚报社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协办：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邮箱：qinglianwenxue@163.com

论《泪河》中牺牲情节的多重叙事与情感张力



评论

魏留勤

近读《鲁艺》期刊上刊发的《军旅三题——张建鲁中短篇小说近作巡展》，颇受震撼！尤其是张建鲁主席发表于《时代文学》又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荣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包公故里杯优秀小说奖的两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泪河》，更是感人至深、令人动容！

《泪河》是一部凝练而厚重的小说佳作，在短短两万余字的篇幅内构筑起一道跨越青春、爱情与家国的情感长河。小说通过张立、周丽、王红丽三个年轻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牺牲，其中战争与和平、爱情与责任、个人与国家的多重张力被巧妙地编织进叙事脉络中，生成令人心颤的文学力量。

《泪河》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精巧的时空交错特征。开篇以“踌躇满志，手握钢枪，去往前线的列车上”作为现在时态，通过张立的回忆将兖州大地的过往点滴自然引出，形成前方与后方、战场与故乡的时空对照。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压缩了叙事空间，提高了叙事密度，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种情感上的反差——列车向前线疾驰的物理运动与思绪向故乡回溯的心理运动形成逆向张力，仿佛命运的不可逆与记忆的永恒性在这一刻碰撞。张建鲁通过这种手法，在有限篇幅内拓展出广阔的叙事维度，使小说获得远超字数的情感容量。

小说中最为动人的莫过于对牺牲情节的多层次书写。在一场为国而战的战斗中，一同入伍一同奔赴战场的两人，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相遇了。只不过张立是重伤员，王红丽是战场救护员，在敌人炮火袭来之时，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张立而壮烈牺牲。王红丽的牺牲是物理性的、终极的——“她一下趴到他的身上，牢牢地压住了他”。这一场景的震撼力不仅来自于牺牲本身的壮烈，更来自于作者对细节的捕捉：“她的眼睛还是睁着的，面对面还能看出她眼底饱含的亲情和深情。”死亡没有抹去情感的痕迹，反而将其永

恒定格，这种生与死的直观对照产生了摧垮读者心理防线的叙事力量。而张建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这种牺牲沦为简单的英雄主义赞歌，而是通过后续情节展现了牺牲的多重内涵。

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让牺牲停留在物理层面。那双睁着的眼睛，那眼底饱含的亲情与深情，这些细节将肉体牺牲转化为情感永恒的象征。王红丽死了，但她的关爱、她的牺牲精神、她的情感选择却因为死亡的定格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这种“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构成了牺牲的第一个悖论——通过终结生命，某些生命价值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延续。

“……可她不能再说一句，甚至再不能眨一眨她长长的睫毛。她的神色是安定的，甚至有些欣慰，看不出致命伤带来的痛苦与错愕。可是，她的面色正渐渐变白、变灰。他紧紧地搂着她，亲吻她的额头、她的面颊、她的鼻尖和嘴唇。可是，此时此刻的她再没有任何反应，再没有任何声息……”牺牲在张建鲁的笔下还呈现如此的残酷和悲怆，这种对失去战友、亲情、爱情交织在一起的书写，感人至深，让人泪目。那一刻的肉体牺牲只是起点，它的影响和意义在时间长河中会不断流变、扩大、转化。这种牺牲不仅仅是那一刻的英雄行为，更是一个迫使活着的人面对生命价值、责任与道德选择的问题。

在这种多重叙事中，牺牲不再是单向度的英雄主义赞歌，而成为了探索人性深度的多棱镜。它反射出人类最高尚的情感——无私、勇敢和爱；正是这种对牺牲多重内涵的深入挖掘，使得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情节推进，达到了真正文学艺术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牺牲在《泪河》中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壮举，更是一种绵延至日常生活的持久状态。张立母亲病逝而不得知的背后，是一种一个老军人、老百姓“忠孝不能两全”层面的牺牲；周丽在张立娘生病之后，在医院陪护，“一陪就是半个多月，脏活累活都是她干的。后来你娘一命归西，她又披麻戴孝地来守灵，先是哭着喊大娘，哭着哭着，喊着喊着，就改成喊娘了。她说她是为你尽孝代你

送终的……这闺女，真是少见的情义和品性！”后因误解而草草结婚，这是真挚的友情、相思相爱的情感层面的牺牲；甚至王红丽父母为日后张立方便照顾他们夫妇二人及张立父亲，让他把乡下的父亲接到家里，一起生活的场景，也蕴含着一种接纳牺牲后的继续生存的勇气。这些不同形态的牺牲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牺牲”的复调叙事，打破了传统战争书写中牺牲概念的单一性，展现出个体在国家话语下的多重付出。

《泪河》的情感表达艺术尤为值得关注。张建鲁擅长运用“节制叙事”来实现情感冲击的最大化。例如，王红丽父亲那句“不哭，孩子，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语言极其简朴，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这种节制并非情感的匮乏，而是将其沉淀与浓缩，是经历巨大创伤后的一种语言转化——当痛苦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极限，最简单的话语反而成为最合适的容器。同样，周丽出嫁的真相借母亲之口平静道出，不加任何夸张的渲染，却深刻传递出造化弄人的无奈与苍凉。这种叙事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哀而不伤”的美学追求一脉相承，赋予小说一种含蓄而深远的感染力，令人回味无穷。

小说标题“泪河”，本身即是一个意蕴深厚的核心隐喻。它既实指那条流淌于鲁南大地上的泗河，也象征一条由人类苦难与情感汇聚而成的洪流；既是无数个人泪水的蜿蜒，也是一个民族在战火与创伤中共同流淌的集体情感。他以此深刻暗示：每一滴个人的眼泪都不会干涸，它们终将汇入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史诗；而每一个微小的牺牲，也由此被赋予深远的历史意义，得以在民族的延续中获得永恒。

《泪河》篇幅虽短，思想内涵却极为深远。它超越了单纯的战争叙事，深入探讨了在特殊历史语境下个体如何直面命运、理解牺牲、并继续前行这一永恒命题。小说并未借助宏大的说教，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描摹与精准的细节呈现，将无法轻易言说的生命之重悄然托付于读者心间。这种含蓄而信任的叙事方式，充分体现了张建鲁对读者智慧的尊重，也彰显出他作为写作者的成熟与深刻。

心随歌走

骆永强



散文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定力的人，一个感情脆弱、容易被外界影响的人。我会被一首歌、一句话所感染，甚至融入其中，难以自拔。

喜欢听歌，也往往会被歌曲带入意境，因歌而伤感，因歌而豪迈，也因歌而多情。因为歌，我喜欢上了秋天。记得第一次听歌陶醉，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正值秋天，空中下起了毛毛细雨。忽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曲《心雨》。“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当时懵懵懂懂，听着歌，想起童年的一些人和事，甚至是自己喜欢的小女孩。秋天没有春天的狂躁、夏天的炎热和冬天的寒冷，阵阵凉风吹过，让人在丝丝凉意中更容易清醒，会想起某年的某月某日，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因为歌，我憧憬起了梦想。那是一个秋收的早上，正在晾晒玉米的我听到了郑智化的《水手》。“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

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是的，儿时的我看到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的不易，不止一次地梦想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勤劳的父母不再为生活而忙碌，不再为生计而焦虑。虽然年龄早过不惑之年，但至今我都无法忘记小时候大年三十父亲被人催债的情景，忘不了勤劳的母亲为了生计去村里亲戚的麦秸堆翻捞麦秸中夹杂的麦粒。我知道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但生活的困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尊严，直面现实的不易与心酸。现在，看到父亲满头的白发，想起早逝的母亲，不禁满腹伤感。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操劳，我们兄妹三人先后成家立业，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是何等艰辛。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有志气，不能让人看不起。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心随歌走，感觉歌曲所演唱的就是自己。也许是年龄越大越容易怀旧，很多时候会被周边环境所感染，容易在不经意间走心。“记得吗？你许下的承诺。舍得吗？我苦苦地守候着。长路漫

漫，我独自行走，再也不敢奢求你的温柔……”我曾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担心被别人嘲笑，也担心被拒绝而羞于表白，只能默默地在心底暗恋。记得刚到济宁上学的时候，晚上打水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孩。后来打听才知道，她家是莒县的，在隔壁班学习。每次见面，我们只是微微一笑或点头示意，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勇气与她说话交流，也许是感觉自己太过平凡，只能默默地在心底暗恋。毕业后参加工作，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孩，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合适，最后不得不遗憾分手。现在的妻子也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好在我们性格互补，彼此包容，最终走在了一起。

有时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不得不相信命运。我很早以前，曾看到一摞类似占卜的卡片，找到与我出生月份对应的一张，显示出生在这个月份的人“爱争执，感情曲折，注定要浪费几年爱情时光”。